

唐薇主编

错过你一次 我用十年的时间来悔恨
今日 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走

花季梦蝶

第一辑

二次姻缘

金萱

吉林摄影出版社

046

花夢蝶

第二輯

046

二次姻緣

金萱

吉林攝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张耀天,唐薇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06-506-7

I. 花... II. ①张... ②唐... III. 故事—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046号

•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

HUAJIMENGXIANGCAIDIE · DIYIJI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387)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64 字数15 000千字 插页400页 印张600

印数:1—3200册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耀天

责任校对:何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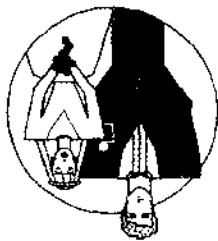
版式设计:祁中

封面设计:祁中

ISBN 7-80606-506-7/I·50

定价:900.00元 (全1—20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我单位调换



二次姻缘

多少次告诉自己
对你的情已逝
但当我俩再次面对面时
我知道
我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了



内文简介

天啊！十年不见，他怎成了个百变金刚？
第一次访问他，是个成熟稳重的企业总裁，
第二次见面，大谈前妻的他是个痴情种，
现在竟成了个轻佻的花花公子，
对她又亲又搂，又昭告天下说爱她，
可他不是一直在等待前妻，怎又说爱她？
难不成她的身分已被识破……

她以为装扮成欧巴桑的模样，
就能一手遮天、瞒天过海、移花接木……
拜托，他已不是当年那个小伙子了！
虽然造成今日各纷飞的局面的是他，
但是，他也有话要说——
她怎能在签完字后就消失，教他忏悔无门，
要不是迫于工作上需要，
真不知两人何时才能这样面对面？
不过，既然她还不想现形，他就陪她玩，
反正，她这琵琶是休想别抱了……

第一章

郁杰，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多金又有英俊的外表，是每位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每位父母心中的乘龙快婿。他温柔多情、体贴多金，而且是正值而立之年的黄金年龄。

他样样都好，只有一点使人蹙眉，那就是他不信“爱”这种东西，所以在他身旁的女人只要扯上“爱”字，必定逃不过分手的命运，久而久之，“郁杰”之名与“花花公子”两者简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再也分不开离不去了。

许多人研究过郁杰，认为他之所以会这样，必是他的前妻造成的结果。

前妻？是的，他结过婚，早在未成名之前，早在他还是个毛头小子之前。

没有人知道他的前妻是谁，更没人见过那名神秘女子。

为什么？

因为这一切都是发生在郁杰大富大贵之前的事，试问有哪位记者人士会未卜先知，知道郁杰会成为未来的名人雅士，而预先注意他的一切动向？

如果有的话，那人不是太无聊，就是神经病！所以等到大众开始注意他，记者开始挖掘他的消息时，他早已将一切有关过去的事“洗”得一千二净，不留痕迹。

然而这样的他，反而更引人注意，更让人想挖出他的过去，没办法，谁教人是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好奇会杀死猫，却忍不住好奇”的动物。

蓝倩看着“星动月刊”上这个月的名人专访，这次访问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她熟悉却也陌生的前夫。

影视版上那张照片中搂着红星米铃，笑得十分自信的男人正是她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前夫。谁也不知道她就是报章杂志上所说的神秘女郎，就连她最好的朋友钰莹也不知情。

她自己是个杂志人，所以知道记者先生小姐们的可怕，但郁杰也真有办法，竟然能将过去的消息封得死死的，在这点上，她就真要谢谢他了，如果不是他，她真难想像成为公众人物，每天有人盯梢的感觉。

“蓝倩，总编找你。”忠冠叫道。

蓝倩回过神来睥睨着他，汤忠冠——一个不知囊括多少个学位的高材生，却甘心屈就于一家杂志社，据他个人的讲法是——兴趣！晚上还在大学兼课。长得斯文俊逸、有个性，再加上多才多艺、待人和气，听说是校内的名人，仰慕者不计其数；

在杂志社里大家对他更是褒扬有加，羽纹甚至还免费送他一个外号——桂冠汤圆。

“知道了，桂冠汤圆。”她回答。

“蓝倩，拜托你别用那个难听的名字叫我可以吗？我的名字是汤忠冠，你叫我忠冠或者冠都可以，就是别叫那个难听的绰号。”他抗议的叫。

“哪个？”蓝倩好笑的问。

“就是……你想诈骗我是不是？”忠冠发现蓝倩开他玩笑，抬手就想捶下去。

“嘿，君子动口小人动手！”蓝倩急忙出口。

这下子，忠冠的手抬得高高的，要捶下去也不是，不捶下去又觉得对不起自己，一时间就只能这样抬着手瞪着蓝倩。

“唉呀，你手不累吗？放下来、放下来。”蓝倩假装好心的告诉他。

“你……”忠冠咬牙切齿的瞪着她。

“我怎么了？何况我只是人境随俗的跟着大伙叫嘛！”蓝倩笑嘻嘻的说。

忠冠狼狈地瞪她一眼，眼光移至她手上的杂志，嘿嘿！换我消遣你啦！“怎么，对他有兴趣呀！”他指着杂志上的郁杰，眼珠子坏坏的转了转。

“他？我高攀不上。”蓝倩摇摇头，早在十年前当他还是个无名小卒时她就已经配不上了，现在以他千万身价看涨时，她更配不上了！蓝倩不着痕迹的将杂志阖上丢回桌面，然后起身走向总编办公室。

“喂！我还有话要讲呀！”忠冠一看她转身就走，急忙拉住她，心想她这一走，自己想消遣她的计划不是胎死腹中。

“你不是说总编找我。”蓝倩回他一句。

“可是，我话还没说完……”忠冠急着说。

“是你大还是总编大？”蓝倩不客气的问他，然后挥掉放置在她肩上的手，继续朝总编的办公室走去。

“可是我……”忠冠只能在后头看着她离去，哀叹自己功败垂成。



“总编，你找我。”蓝倩走到总编办公室，礼貌性的敲敲门后才走进去。

“蓝倩，你先在那边坐一下。”总编李有才指了指角落的那张沙发后，继续埋首处理着一桌的文件。

好一会，他终于将桌面堆积如山的文稿清出一片空地，站了起来，走到她身旁坐下，不慌不忙的拿了根烟，慢条斯理的抽了起来。

“总编，你不是有事才要我进来的吗，怎么又不讲话？”蓝倩看着总编光是抽烟，按捺不住的问。

“蓝倩，你看过这个月的‘星动月刊’了吧！”李有才若有所思的问。

“刚看了一下，这和你要谈的事有关？”蓝倩问。

“这个月的名人——郁杰，你对他有何看法？”

“他？”蓝倩楞了一下，总编为何会突然问这种问题？但她又看不出总编的脸色有何含意，“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向不负责那些名人的报导呀！”她问。

蓝倩在杂志社从不报导名人动向，她只负责一些风景秀丽、文化特殊的地方与国家，常带给大众更广的视野与更多的常识。

虽说她的报导在杂志上是属于“插花”，不是主题的位置，但她一向认为它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它可以在读者看烦看腻了新闻杂志时，转移注意力调剂身心，也可以提供一家大小的休闲去处，更可以了解许多不知名的地方的风俗民情、奇观异景，所以她非常以自己的工作为荣。

“我知道，我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李有才解释道。

“看法？”蓝倩还是不懂。

“对，纯粹想知道郁杰的魅力有多大。”上帝原谅我，我说谎了！李有才在心中忏悔着。

“为什么？”

“哦，你可不可以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别问那么多可以吗？别忘了，我是总编。”受不了她的再三逼问，没办法之下，李有才只好抬出头衔压人，虽然他对这点很不耻。

“诚如杂志上所说的：郁杰，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多金又有英俊的外表，是每位少女心目中的白

马王子，每位父母心中的乘龙快婿。他温柔多情，体贴多金……”蓝倩耸耸肩，以不在意的口吻回答。

“我不是教你背杂志上的评语给我听，我要听的是你的看法，你心中的感觉。”李有才不耐烦的打断蓝倩，他知道如果不打断，她定会将那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殊功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杂志上所写的评论完全背给他听。

“我？我没什么感觉呀！一个有着十岁大女儿的母亲，早就过了做梦的年龄，你能期待我会说出什么惊人之语？”蓝倩翻翻白眼。

一年前看到蓝倩和她的履历表时，李有才的表情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张口结舌。一个看起来不过是二十岁的纯情少女，履历表上却写着二十七岁，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有个九岁大的女儿，天呀！那时就算打死他，他也不会相信履历表上的人就是蓝倩。可是后来看见她女儿时，打死他，他也会一口咬定那是她女儿，因为那孩子简直是她的翻版，一个二十七年前的她，一个漂亮得像个娃娃的女孩儿。

蓝倩很漂亮，但不是艳光四射也不是闭月羞花那种，而是一种给人很温暖、柔顺的感觉，一种让人不得不心疼的美；而她长及腰际的如云秀发更衬托出柔弱与清纯，虽然她总以一副黑框眼镜与平凡穿着来掩饰她的美，但却依然无法掩盖她特有的气质和灵秀。

“我老婆已结婚多年，也是两个孩子的妈，但她对郁杰的感觉可不像你说的。”李有才在一旁嘀嘀咕咕的叨念着。

蓝倩好笑的斜视他。

“真的如你所说的没什么感觉？”李有才急忙清清喉咙，转移蓝倩的注意力。

“我骗你做什么？”蓝倩表面上说得轻松，心里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对他没感觉？！怎么可能？郁杰是她的前夫，她孩子的爸，她心里深处的人，要她对他没感觉，来生再说吧！

“那真是太好了。决定了，就是你了。”他差点没欢呼的跳起来。

“决定什么？总编，你到底在说什么呀？”蓝倩看着总编。

“就是你，一个星期后的郁杰专访就靠你了。”李有才拍拍她的肩膀，走回他桌后的大皮椅坐下。

蓝倩呆了，一个星期后？总编的意思不会是……

“总编你说什么，可不可以麻烦你再说一次？”蓝倩冲到他眼前急问。

“意思就是说，下星期五的郁杰专访，麻烦你代表本社的特派记者前去。”

“为什么？这是美玲的工作呀！”她以高八度的声音问。

“现在是你的工作啦！”

“那我原来的工作呢？”

“那你不用担心，我会派人接手的。”李有才一派闲适的说。

“为什么？我喜欢我原本的工作，可不可以找别人去采访？”蓝倩抱着一丝希望的问。

“又不是要调你职，就这一次而已，你干么紧张成那样？”

“为什么找我，别人不行吗？不是有很多人想去采访他？”蓝倩急道。

“就是有很多人想去，我才派你去。”

蓝倩气归气，但还是不懂总编硬要派她去的原因。

“在家里就已经有个女人迷死郁杰了——我老婆，我可不希望社里又有一堆女人整天谈论他，那样我会心里不平衡。刚才问过你，只有你对那个万人迷没有感觉，派你去最适合不过了，既可以得到一篇中立的评论，又可以治疗我那受了伤的男性自尊，真是太好了。”李有才眉飞色舞的说，大概很是佩服自己的知人善任，丝毫没发现蓝倩布满阴霾的脸。

“总编，我刚刚所讲的话都是骗你的，我对郁杰是迷恋得很，喜欢得不得了……”蓝倩赶紧否定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得到的却是总编似笑非笑的斜视。

“总编，我说的是真的，我……”她继续努力着，却被总编的笑声打断。

“你说的如果是真的，我免费送你一个月的假

期。”李有才开心的说，“如果真如你所说的，对那个万人迷迷恋得要死，那我派这个工作给你，你不应该是求之不得吗？哪还会想尽办法推辞！”

“可是……”

“没有可是，就是你了。”

“总编……”蓝倩不放弃的哀求道。

“好了，我决定的事绝不更改，你去准备准备你那天要问的草稿吧。”李有才果决的打断蓝倩未完的话，低头继续奋斗。

“可是总编……”

瞪着不再吭声的总编，蓝倩无奈的叹口气，转身走了出去。



坐在办公桌前，蓝倩瞪着眼前的电脑发着呆。

“蓝倩！在想什么？”羽纹从后头拍了她肩膀一下。

“小姐，你别吓人可以吗？”蓝倩用手拍拍胸脯，回头瞪她一眼。

张羽纹，一个活泼开朗的二十五岁大女生，瓜子脸、大眼睛，留着一头未及肩的短直发，身高一百六十公分左右，体重五十上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三百六十天穿长裤，剩下五天则是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闭关日。举凡牛仔裤、直筒裤、AB裤、喇叭裤，只要是长裤她都穿，但打死她，她就是不穿裙子、短裤，为什么？依她小姐的说法是穿长

裤做什么都方便,而其他的则是——累赘。

“我吓人?有吗?”羽纹死不认帐,“你刚刚在想什么,怎么想得那么入神?”

“她呀!大概是刚被总编‘刮’了一顿,所以……”忠冠在一旁比着脑筋“秀逗”的手势。

“桂冠汤圆,你不说话,别人不会把你当哑巴!”蓝倩转头瞪他一眼。

“嘿,我说错了吗?”他笑问。

“真的吗?你刚真的被总编‘刮’了一顿?”羽纹关心的问。

“你别听桂冠汤圆乱说。”蓝倩没理忠冠,转头对羽纹说。

“我哪有乱说,是你自己从总编办公室出来后就一直怪怪的,不是被总编‘刮’了,是怎么了?”忠冠有力的指正。

“我在想事情,什么怪怪的。”蓝倩给他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表情。

“想什么?该不会是郁杰吧!”忠冠一脸兴致勃勃的样子,他还没忘记早上蓝倩对杂志封面上的郁杰看了好一会。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蓝倩虽在心里暗叫不妙,脸上则丝毫未露出端倪。

“真的吗?那告诉我可不可以?”羽纹在一旁瞎起哄。

“羽纹,怎么连你也跟着闹?”蓝倩瞪她一眼。

“你真的在想郁杰,还是总编又给你出什么难

题,害你想得那么出神?好啦,告诉我们嘛!”羽纹拉张椅子坐在她旁边,一脸兴致勃勃的表情。

蓝倩看着盯着自己的两人,他们完全是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表情,这下子她能不说吗?

“总编派了个工作给我。”蓝倩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

“什么工作?”忠冠急着追问,他知道这工作绝不简单,否则蓝倩不会一脸苦恼。

“下星期五的专访。”蓝倩淡道。

“下星期五的专访?”忠冠不懂的问。

“哇塞!”羽纹大叫出声,差点引来办公室里其他人的注意。

“羽纹你叫什么叫呀!”忠冠对她皱眉。

“星期五……”羽纹径自指着蓝倩,口里叫着。

“你到底在说什么?”忠冠好奇至极。

“郁杰……蓝倩……”羽纹还是一脸讶异的指着蓝倩。

蓝倩苦笑的看着羽纹,而忠冠则还是听不懂羽纹所指的是什么。

“羽纹,你可以把话说清楚点吗?”忠冠一个头两个大的问。

“星期五的专访,总编要你去?”羽纹终于可以将话讲清楚了,可是却不是对忠冠解释,而是针对着蓝倩说的。

蓝倩无言的点头。

“真的?那真是恭喜恭喜。”羽纹拉了蓝倩的手

直摇个不停。

“什么恭喜，我都快烦死了。”蓝倩狠狠的瞪了羽纹一眼。

“烦什么嘛，有大帅哥可以看——”羽纹一脸赞叹、做梦的表情，“多好。”

“那你去。”蓝倩一副敬谢不敏的样子。

“如果总编要我去的话，我当然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可惜总编是要你去。”羽纹哀叹的说。

“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可不可以说明白点？让我也有参与感？”忠冠在一旁抗议。

“说得那么明白你还不知道！星期一的周报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呀？”羽纹瞪忠冠一眼。

“唉呀，说一下又不会要你的命。”忠冠一脸央求。

“哼，周报时你一定又在跟周公下棋了，对不对？”羽纹瞪他一眼。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忠冠讪笑着，“快说重点。”

“重点是……我不告诉你。”看着一脸好奇宝宝样的忠冠，羽纹慎重其事的说，一说完自己就哈哈大笑个不停。

“幼稚！”忠冠对她的行为嘲笑的翻白眼。

“桂冠汤圆，你说谁幼稚？”羽纹马上停止笑容瞪他。

“我又没指名道姓说谁，有人就笨笨的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幼稚。”忠冠转对蓝倩说，丝毫不理会